

水仙负冰

梅一梵

立冬后,随着小雪大雪节气的来访,花市出现水仙的消息。

这时,买几颗水仙种球水培,是我多年一直的追求。也算是我的风物或习俗。

水仙适合佛系养法。一碟清水,几粒卵石,样子清清白白,珊珊可爱,在冬季花卉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前几年养水仙,只是去除紫皮及枯根,直接上盆,垒几粒白石子儿。近两年,为了使水仙早日绽放吐蕊,我学着雕刻水仙。

将健康饱满,盘底坚实的种球清理干净,左手握种球,芽头朝上,右手用小刀从球底1厘米处平行横切半圈,将裹紧的鳞片及茎膜,由下往上,由外而内,逐层剥落,露出藏在内部的茎秆。再由茎秆两侧左右纵切,小心清理,直至洁白的茎秆完全暴露后,将种球浸泡,洗净伤口,放入备好的浅钵中,白色鹅卵石将鳞茎固定。

白天放在窗外,接受阳光的抚慰,防止徒长。夜晚端进屋,置于灯下,让持续有效的光合作用给植株提供充分的养料。由于勤换水,多光照,通风优良,温度适宜,约莫一个多月后,茎秆开枝,抽苔,散叶,

花萼抽出,花苞努力膨胀,一天比一天冲动,一天比一天迫不及待。

一日里,晨起,忽闻丝丝清香,沁人心脾,盈入怀袖。心想着,是谁香香地站在那儿?疑惑或习俗。

“开了吗?”

“开了。”水仙应答。

一朵清幽素净的花萼,在冰雪凛冽的寒冬时节亭亭玉立,模样婀娜玲珑,可堪入画。

欣喜之余,急急上前,将其捧在手中,置于门厅不是,置于净几不是,至于案头也不是。总之,哪里都觉得不妥,哪里都觉得欠缺点什么。倘若此时恰好阳光明媚,又是一件极其风雅享受。

水仙可近嗅,亦可远观。近嗅时,清芬吻面颊,凝香染襟裳,令人沉醉不知所以。远观,你看它倚在窗前,宛若清水芙蓉的凌波仙子,袅袅然出岫,又如一首楚楚怯怯的小令,披着宋时的月光,戴着魏晋的斗篷,神情娇羞,姿态婵娟,惹人垂怜。尤其是年关将近,水仙用思念、团圆、吉祥、美好、纯洁、高尚等花语,迎合了中国人对过年的态度。

水仙花有单瓣重瓣之分。

单瓣水仙,六瓣一层花,花朵清新娇小,味清香,花被白嫩似汤匙,黄蕊呈盂杯形,完全绽开,犹如六棱白玉盘托起一盏金盃,人称“金盃玉台”。重瓣水仙也叫洋水仙,黄色居多,两层十二枚花瓣卷成一簇,朵大,瓣皱皱,香味淡浊,称作“玉玲珑”。重瓣水仙花形不如单瓣水仙矜持端丽,懂礼数,有教养,一副大大咧咧的性格,恨不得把自己开炸。我们常见的为单瓣水仙。我养的也是单瓣水仙。宋代诗人朱熹的“水中仙子来何处,翠袖黄冠白玉英”诗句,说的也是单瓣水仙。

一个“单”字,一个“瓣”字,一个“水”字,一个“仙”字。分开来理解,孤清,婉丽,清澹,不着风尘。组合在一起,造就了一个超凡脱俗、冰肌玉骨的冷美人,如梦如幻的飘渺丰姿。

对于水仙,古人今人都青睐有加。明代有个叫做程羽文的人,隐逸山中,远离城市村落里精密准确的报时,用山中一年四季自然的花开花落,编写了一部涵盖全年花历的册子《花月令》。他在十二月中记载:“十二月:蜡梅开。茗花发。水仙负冰。梅香

绽。山茶灼。雪花六出。”作者为何不说,顶着严寒,开于山野的“梅”负冰,“腊梅”负冰,“山茶”负冰,亦或“雪花”负冰,单单却只说,养于室内的水仙负冰呢?我想,他必定也是对甘于清贫、不施粉黛的水仙情有独钟,由此才让它负着冰,含着雪,独自走向它冰清玉洁的人尘之姿。

话说这水仙花原本并非传统的中国花卉,而是在唐朝时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,一开始作为贡品送给皇官贵族,宋朝以后,也只有一些达官显贵才会拥有,直到元朝时,水仙花才慢慢走入民间。现如今,中国水仙经千年的选育和优化,已经完全区别于国际上的洋水仙,成为世界水仙花中别具一格的佳丽。而宋代时,中国传统文化忽然由唐代的富丽辉煌,转变为清幽温婉、淡雅素洁、凛冽冷艳的审美方向,而水仙花正因为契合宋代文人土族清贞雅逸的性格,一时间成为上层阶级的新宠,被文人墨客以诗词书画的形式赞颂吟诵。

黄庭坚的“借水开花自一奇,水沈为骨玉为肌”写出了水仙骨如沉香肌如玉的晶莹澄澈之美。范成大在《瓶花》中曰:“水仙携蜡梅,来作散花雨。但惊醉梦醒,不辨香来处。”意思是说水仙和蜡梅一起

顶着严寒傲雪开放,如同天女散花般凄美,它的幽香,令人在梦中深深寻觅。姜特立用:“清香自信高群品,故与江梅相并时。”赞美水仙高出群品,与梅相共的风骨。而通人佛门的释智愚在《水仙》中认为:“芳心尘外洁,道韵雪中香。自是神仙骨,何劳更洗妆。”意思是说水仙花内心芬芳,外表纯洁,清香宜人,本身就是神仙一样的风姿,根本不用再修饰梳妆。

我对水仙花有些过敏,但仍坚持水培。花开时,摆在几案上,由它清清白白、黄黄绿绿地笑。开与不开,开几朵,开啥色,清晨开还是傍晚开,都由着它。我只需远望,亦或不看不管,只要它存在着,只要它懂得我的心意,便是好的。

记得不知是哪个文人说过这么一句,大致为:养花,说明人有了闲情逸致。人有闲情逸致,说明国运昌隆,生活有滋味。我这个人有点自私,顾不了别人的想法,也主不了他人的事,只坚守自己的清贫。一碟清水,几粒石子,净水清花,寒香寂寞,以示日子安好,岁月常在。

记不得是哪个文人说过这么一句,大致为:养花,说明人有了闲情逸致。人有闲情逸致,说明国运昌隆,生活有滋味。我这个人有点自私,顾不了别人的想法,也主不了他人的事,只坚守自己的清贫。一碟清水,几粒石子,净水清花,寒香寂寞,以示日子安好,岁月常在。

草木芬芳

拐枣

宋晓轩

对于拐枣,记得汉中平川是不生长的。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,表婶从天台山来走亲戚,带了一串灰黄灰黄的,甜中有涩,说叫拐枣的东西。我一时贪玩,名字没有记住,却联想起了“崽拐”,表婶笑着说,“你就是个崽拐。”此后,但凡听见“崽拐”两字,我就会想到拐枣。

又一年的正月十五,在镇上看彩船时,突然发现一个地摊卖东西,黄褐色的,呈不规则的三角形,像野生姜,又像山鸡爪子,上面有像花椒壳一样的小果子,对,就是那个叫“崽拐”的拐枣。我便使性子赖着不走了,母亲只好买了一串。当时我感觉这拐枣比彩船节目好看多了。回家的路上,舍不得吃一颗,时不时拿起来仔细观看,还偷偷地揪了颗花椒壳的小果子吞下,结果除了一张空皮无肉外,还咀嚼不烂,一点也不甜,有些糙口,赶紧吐了。到家后和兄弟姐妹分享时,我还教如何吃法,特别提醒了花椒壳果子是不能吃的。

到城里上学时,偶尔见到街道旁边有卖的,我忍不住当了多次讲解员。到山区工作后,拐枣经常见到,拐枣树也抚摸过,高大的枝干,卵形的叶片,油菜花似的黄绿色花朵,观音菩萨莲台似的萼蕊,拐枣和叶片混杂在一起,没

有层次感。花椒壳果子开始是绿的,后来才变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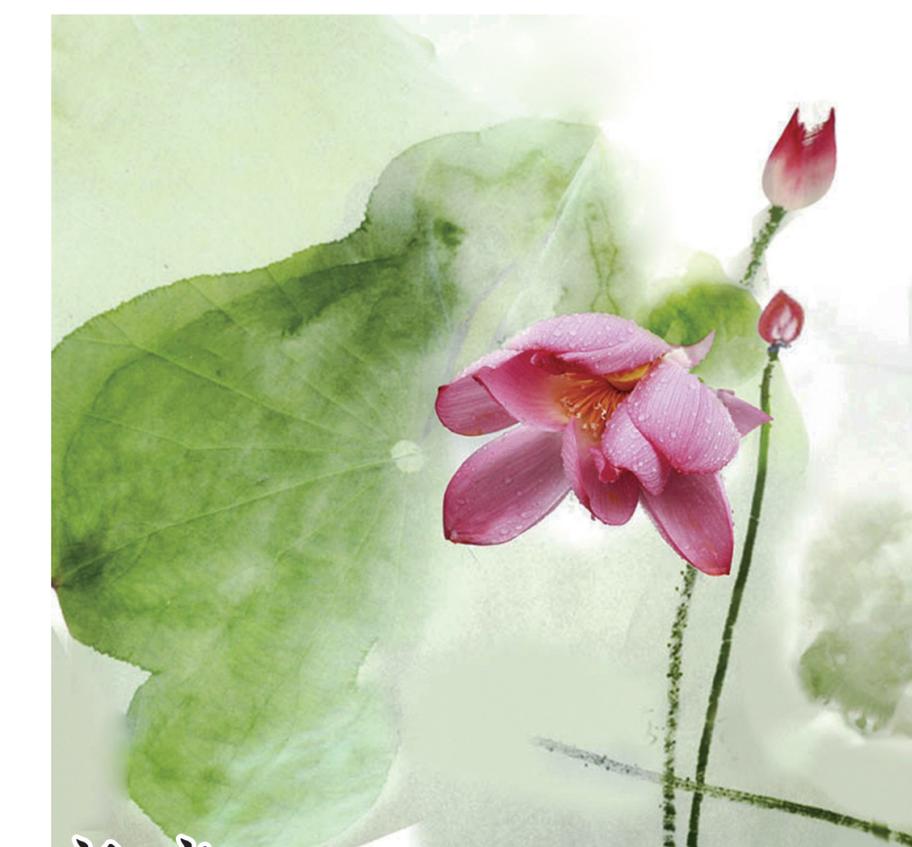
与山民的交谈,才懂得了拐枣的正确吃法:阴历十一月份成熟后,将其甩在屋瓦房顶上面,任凭风吹寒浸,霜冻几天后取下,直接食用或泡白酒,这样会涩味尽失,更甜,药效更佳。因为自己胃酸分泌过多,忌糖分,所以对拐枣避之若浼,十几年了也没再尝过。

查阅资料后,又知晓了它的学名:枳椇。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(枳椇)味甘,性平,无毒”,“其枝叶,止呕逆,解酒毒,辟虫毒”。一个“椇”字,好文雅哟。吃拐枣其实吃的是它的果柄,花椒壳似的果子是种子。

与友谈及拐枣,他也说起了霜冻之后更甜之事,莫非这和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是同一个道理?我笑着问道,甩在屋瓦上,就不怕雀儿吃了吗?友答说,雀儿也挺灵性的,一般不会去吃,何况雀儿又能吃多少啊?我听后瞬间脸红了,还是自己悟性差,格局太小,没能参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。

下次若再碰见,一定要买上一串……

人间有味



梦里荷花

杨春霞 摄

女儿满一岁后,我就把她留给母亲,南下和丈夫团聚,开始打工生活。决定让母亲带她的时候,我是有点小窃喜的,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
女儿从一落地,时时刻刻喜欢黏着我,睡眠特别少。白天,她终于困了,我刚轻手轻脚地放下,她就哼哼唧唧;夜里,估摸着她睡得香,正想安心躺平,她一只小手下意识地拉着我,若不赶紧侧身抱紧她,哇哇的哭声可掀翻楼顶。家人给她好玩的东西,她眼巴巴地瞧着,流露出想要的眼神,等东西一到手,马上又缩回我的怀里。

7月18日,我动身的那一天,母亲早早带女儿去邻居家看她最喜欢看的小狗。我悄悄地一个人带着行李,踏上了南下的征途。坐在公交车里,看着家乡熟悉的风光一点点消失在眼前,对孩子的不舍,慢慢被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担忧填满了。

日子就在一天天的牵挂里过去了,那時候,每天的时间,都觉得好漫长好漫长。一想到那么粘我的孩子,看不到我时,不知哭得多么撕心裂肺,我就吃不下,睡不着,夜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惊醒,频繁的电话让母亲都有些烦。

当我听到孩子还没有长下面的牙时,忍不住责怪母亲没有按时给她补钙。听到孩子可以不用

百姓故事

人搀扶,走好几步路时,我在电话这边也咧开了嘴笑着。第一次听到电话里孩子不太清晰的“妈妈”时,我激动地跳了起来,赶紧拽着丈夫来听。当孩子可以说更多的字、词时,我欢喜的同时又突然意识到孩子说话的嗓音有些粗哑。忍不住胡思乱想:是我怀孕的时候,吃了什么不妥的食物?第二天清晨刚一睁开眼睛,就给家里打电话,催促母亲带上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。

工厂放假休息的时候,外出逛街,我总是先冲进童装店,抓起那些漂亮可爱的衣裙鞋靴,爱不释手。冲丈夫嚷着:这件不错,赶紧给女儿买一件寄回去。丈夫总是又气又笑道:你不才寄了没多久吗?

终于年关将至。归心似箭的我们迫不及待、历尽艰辛买了回家的车票。一回到家里,行李来不及放下,我就去抱躲在母亲背后的女儿,分别仅半年,她却不认识我了。她好奇地看着我,害羞地躲在母亲身后,母亲笑着拉她到我怀里说:“你不是天天看着照片喊妈妈,你妈妈回来了,快让她抱抱啊。”她挣扎着跑开了,穿得圆滚滚的身形,跑得有些笨拙。

我强颜欢笑,像是她的跟屁

虫一样,她走到哪里,我就锲而不舍地跟到哪里。随时拿出一大堆的礼物和糖果,使出浑身解数,百般讨好她,哄着她。终于她怯怯地走到我的身旁,我一把抱起她,百感交集,眼泪汪汪。

几天的朝夕相处,终于,我们可以带上她回到县城的家里。陪她开心地玩了一整天,晚上临睡前,我们拿出了结婚相册和她小时候的所有照片,逗她。她胖乎乎的小手指笨拙地指着自已,咯咯地憨笑着。翻到母亲和我们的一张合影时,女儿激动地喊:外婆,外婆。突然,毫无征兆地放声大哭,要找外婆。越哭越伤心,越伤心越大哭。我和丈夫两个人,扮她幼时喜欢的种种声音和藏猫猫游戏,她也只是看一眼,笑一笑,又继续放声大哭。

那是除夕之夜,墙上挂钟已快指向零点。窗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然而,我和丈夫只有孩子的哭声和我们无处倾诉的哀伤……

不得已,向已经睡觉的母亲打电话求助。听到母亲的声音,孩子才止住了哭声,抽抽搭搭地说:要外婆,要回家。母亲在电话里耐心地安慰道:城里就是你的家啊,你要乖乖地听爸爸妈妈的话……

女儿气恼地说:假装的吗?我立马噤声。

女儿又说道:宝宝,你要乖乖地,听妈妈的话。莫要哭,莫要闹。妈妈会给你买糖果吃,还给你买好多、好多新衣裳穿……听着孩子模仿着大人的口吻,奶声奶气的话语,落在静谧的街道里,看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,映在我从小到大走过无数遍的巷道,我半天进不了角色,暗暗发笑,憋得老脸都麻了。

忽然,女儿的小手电筒熄灭了。女儿拉紧了我的手说道:别怕,别怕,宝宝,有妈妈在。

从她有点颤抖的语气里,我分明感觉到了她的紧张和恐惧,听到她强装镇定的这句话,我破防了,泪如雨下。我弯下腰,紧紧地抱住女儿,失声痛哭。

女儿轻轻拍着我的脑袋说:妈妈,你不要真哭,你一哭,我也要哭呢。

我在女儿的棉袄上蹭干了眼泪,看着黑夜里她亮晶晶的眼眸,笑着说:没有啊,我假装的。我的女儿这么懂事、贴心,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
女儿开心地跳了起来,嚷道:那我们晚上回去继续玩过家家,好不好?说完,就要和我拉钩。

拉钩,上吊,一百年,不许变。谁变,谁就是小狗。一个稚嫩的、一个沧桑的声音,共同承载欢欣的承诺,穿透了长而黑的巷道飘荡荡得很远很远,至今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边。

女儿气恼地说:假装的吗?我立马噤声。

女儿又说道:宝宝,你要乖乖地,听妈妈的话。莫要哭,莫要闹。妈妈会给你买糖果吃,还给你买好多、好多新衣裳穿……听着孩子模仿着大人的口吻,奶声奶气的话语,落在静谧的街道里,看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,映在我从小到大走过无数遍的巷道,我半天进不了角色,暗暗发笑,憋得老脸都麻了。

忽然,女儿的小手电筒熄灭了。女儿拉紧了我的手说道:别怕,别怕,宝宝,有妈妈在。

从她有点颤抖的语气里,我分明感觉到了她的紧张和恐惧,听到她强装镇定的这句话,我破防了,泪如雨下。我弯下腰,紧紧地抱住女儿,失声痛哭。

女儿轻轻拍着我的脑袋说:妈妈,你不要真哭,你一哭,我也要哭呢。

我在女儿的棉袄上蹭干了眼泪,看着黑夜里她亮晶晶的眼眸,笑着说:没有啊,我假装的。我的女儿这么懂事、贴心,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
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

刚才是一片空白,像是离群的几只小羊羔,在追逐天空无尽的鲜嫩,那无尽的蓝幽幽的草色。

一会儿就有了大动静,棉花一车车拉过来,棉花垛一座座堆起来,仍有许多白的毛驴、白的马、白的车,驮着白的棉花,小跑着向这里集合。一会儿,整个天空变成了洁白的棉花的街市。

山顶上的那个小屋,已被白云淹没。小屋的门窗是敞开的吗?屋子里有纺车吗?

我猜想,那屋子里一定飘进去许多白云。纺车一摇,就能纺出纯真的歌谣。那就是仙境了。

其实,仙境就是诗境,就是物我两忘、魂天归一的意境。

人有时候需要生活在云端之中。白云擦拭着你的锅碗瓢勺,也擦拭了你的灵性。如果你在云端写作,天空和白云会提炼你的心灵,漂雪你的情操,净化你的语言。

在日常的高度,在人迹罕至的白云漫卷的山巅,人会被白云再造和重新分娩,并重新获得“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瞥”的那种天真目光,他不仅看见了白云,也通过远眺和俯瞰,惊奇地发现了被忽略了的生命的细节和日常的意识。

而如果完全沦入日常,他不仅丧失了“白云”,也丧失了日常。

白云中的山巅与烟火里的日常,构成了生活的两极:恰如阴与阳、凡与仙、色界与净界、入世与出世,彼此互为彼岸、归途和远方。

云端出现的屋宇和人影,也使山下的人、红尘里的人,有了眺望的方向,并升起超尘拔俗的念想。

我想在云中筑一间小屋,时常去住一段,过一种彻底宁静澄明的纯心灵生活,体会古人冲淡、纯粹、虚静、高古的心境,让生活中、性情中、胸襟中多一些白云。

也让语言中多一些白云。

汉中文脉

冬日菜园

楚文清

白菜,个大腰圆,叶如翡翠,茎似凝脂,呈半透明的白绿色、石青色,气味芬芳。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,白生生的水嫩,丰腴丰硕,敦厚中显露端庄;洁净素雅,滋味深刻,清秀中蕴藏妩媚、蕴涵着无穷气韵。雪后的白菜,修炼得尤其干净、脆爽。碧玉的颜色里,浮躁褪尽见真纯。跟霜前的披散或不自持相比,更显端庄静穆、安然稳重。

白菜古称为“菘”。

老饕苏轼夸白菜:“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熊蹯”——把白菜比乳猪和熊掌。郑板桥赠友:“白菜青盐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清贫寡淡之余,尽显澄明清雅的人生境界。齐白石老人笔下的白菜,水墨淋漓,青白肥壮,缀以蛴螬,妙趣横生。

雪霁,村庄如同古代寒士,丰神俊朗,温润如玉,高远而辽阔。雪天出门,哈气成烟,脚踏雪吱吱,如蚕嚼桑叶。去屋后,轻铲几棵沾雪的大白菜,兜一身寒气入屋,捧一碗白菜红薯芋粉汤,烟火人间。

逼仄小屋里,火炉上一锅白菜煨骨头,香气缭绕,云山雾海,骨头白菜,丝丝缕缕,泾渭分明。约布衣旧友,就农家酿、嚼乡土菜。便是大地上最温暖的事情。

茼蒿,又名胡菜、香菜。

腊月的故乡,在每家每户的园子里,都会专门开辟一小块空地,种上一些茼蒿。放眼望去,郁郁勃勃,肥肥嫩嫩,青碧可爱。茼蒿,它和葱、蒜一样,气味浓郁,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
阳光暖暖的早晨,下地去割几捆茎长叶短的高秆茼蒿。蹲在门前小溪旁,一片叶子,一片叶子地掰开来,放进哗哗流淌的溪水中漂洗干净。随之,将一篮子脆生生的茼蒿叶,一片片吊挂到院中搭架的竹竿上,沥水到晌午。晒至半干,有些韧劲的时候,再从屋里抬出宽大的竹编簸箕。垫上砧板,拿起菜刀,把嫩嫩的茼蒿梗叶,切成一寸多长,两三分宽的小条子。细细的茼蒿丝,青白相间,水灵透了。

小寒大寒,一场雪后,就是制作茼蒿的好时节。挑个暖阳高照的天气,将茼蒿节节晒上两三天。等其收了水,色也变了,此时收起晒焉了的茼蒿,倒入大木盆里,反复揉搓。直到揉出汤汁后,撒入精盐、白糖、五香粉、辣椒粉、生姜末、大蒜泥,轻揉几下摊开。接着撒上炒熟的芝麻,与碾碎的花生仁,浇些炼熟的菜籽油,轻柔地搅拌均匀。

儿时的冬日早饭,茼蒿不可或缺。寒冬腊月里,茼蒿,便成了最好的味蕾慰藉。红薯稀饭配香菜,又甜又辣,非常开胃。依稀记得,那时候每天上学前,总要偷偷溜进厨房,从菜坛里抓一小把茼蒿,用油纸包好,塞入口袋,带到学校与同桌交换着品尝。独具特色的乡土风味,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记住乡愁